



欢蹦乱跳 龙十三

青语·著



【花溪】【新蕾】主力作者 **倾情力作**

上天入地翻江倒海谁比谁的本事大？

浑水摸鱼蹲边看戏各个不是省油的灯！



最具魅力的“龙之幻想”，最有趣的“龙王一家的欢喜闹剧”，水晶宫里的故事热闹开始喽！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杯蹦蹦跳跳 龙十三

青语·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蹦乱跳龙十三 / 青语著. —北京: 中国妇女出版社, 2009. 8
ISBN 978 - 7 - 80203 - 761 - 8

I. 欢… II. 青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9872 号

欢蹦乱跳龙十三

著 者: 青 语

选题策划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钱 丽 杨海莲

绘 图: 花小白

封面设计: 灵犀点点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开 本: 140 × 21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78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3 - 761 - 8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

C

CONTENTS

目录

序·七夕	002
龙女一：饕 餮	007
龙女二：貔 貅	059
龙女三：龙 三	109
龙子传说之：睚 眦	152
龙子传说之：蒲 牢	200





序·七夕

h u a n b e n g l u a n t i a o l o n g s h i s a n

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渡。

七夕晚上的星空格外璀璨，月宫也皎洁得不同寻常，吴刚卖力地砍着桂花树，希望嫦娥能多看他一眼，不过像往常一样，蹲在一旁同情他的只有玉兔。这时候玉兔的耳朵动了一动，吴刚和嫦娥同时变了脸色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如狂风过境，天上所有的门和窗都在这一刻闭得严实。

所有的灯在同一刻寂然灭去。

鹊娘来了。

鹊娘们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搭成长长的鹊桥。都说一个女人顶得上五百只鸭子，那么上万只鹊娘聚集在一起，那绝对是天上人间最大的悲剧，所有长耳朵的神仙、神兽、神树都在那一刻关闭了耳朵，早早入睡，只有天宫的灯还孤零零地亮着——

啊，看错了，那是王母娘娘的眼睛。

所以说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这样惨烈的时候，也只有王母和玉帝还坚守岗位了。据说是因为害怕织女再和牛郎下凡去，但是那也不是事实，事实是王母只有在这一天才能逮到无处可去的玉帝，拉拉家常。

人生真TM寂寞如雪啊。

眼看着鹊桥越来越长，叽叽喳喳的叫声越来越响，瞬间汇合成八卦的海洋，而牛郎正兴奋地向织女扬着手中酸不可闻的诗词，说：“那个秀才说咱俩是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呢。”

织女上下嘴唇一噓，吐出一串瓜子皮：“谁说的，自从我上了天，

多不容易才吃到一次人间的零嘴啊，哎……我很想念楼外楼的西湖醋鱼，扬州的蟹粉狮子头，还有文思豆腐、千层油糕……”织女用力踩一脚鹊娘的背，两眼直放鬼火，“下回能帮我带上来么？”

王母举世无双的听力在这时候发挥了作用，她从上万只鹊娘的聒噪声中辨别到女儿的抱怨，回头同玉帝叹息：“当初是谁哭着嚷着跟我说胖得看不到腰了，要回天上来减肥的……你看看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养的好闺女呀，一看到零嘴儿，命都不要了。”

“可不？”玉帝打了一个呵欠，“还让我们背这么多年的黑锅，你听听，每年这一天里，人间有多少背后骂你我的，你还是放牛郎过河算了，也免得天上每年都要遭一次鹊桥的骚扰。”

“我倒想，七丫头不干呀。”

“她不干？”玉帝跳起来，“她也不看看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，敢、说、不、干！”

“七丫头说了，每年会一次面，那叫情趣，天天对着，迟早得生厌。”王母幽怨地盯住玉帝的面孔，玉帝明显功力不够，就只左看看右看看：“……下雨了。”

真的下雨了。

那雨说下就下，片刻就倾盆，雨水直没到脚背来。而月光还照样皎洁，星星也没有隐匿的意思，王母忍不住皱了眉头：“老头子，今晚怎么会有雨呢？”

玉帝捋一捋稀疏的胡子，胸有成竹地道：“明显不是降雨，是东海的小三儿在哭……”

“没有名字的小三儿？”王母眼睛一亮，“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”八个字就要脱口而出，到底还是忍住，维系一贯的端庄，缓缓地道，“还不到一百岁呢，盘起来可以放手心里，敖老头一定爱惜得紧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自盘祖开天辟地以来，龙族富有四海，负行云布雨之

责，虽然归我统筹，但是一贯护短，而东海老敖最过分了，恨不得把他那一家子都当腰带在身上缠着，须臾不离。”

“不会吧，”王母朝云底下张望了一会儿，压低声音道，“我怎么听说，睚眦前些时候被踢到岸上去了？”

听到“睚眦”两个字，玉帝忽然一阵牙疼：“那个性情暴烈的小子，长得丑不是他的错，出来吓人就不对了，上次他和老猪大战，你瞧瞧，我这门牙，现在还漏着风呢，老敖也是为他好，与其在我这里吓唬神仙，不如去祸害人间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王母点点头，又听玉帝道：“听说貔貅回来了，你看见了么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？”王母惊慌失措地站起来，立刻又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又缓缓坐下，道：“也难怪她老子不要她，东海怕也禁不住她折腾，你说咱们天界怎么就这么命苦，娶进来这样一位难以伺候的新媳妇，你知道么，我的冷玉钗啊、碧玉簪呀……”

“也不是老敖不要她，”玉帝知道王母一提起自己的首饰盒就没完没了，忙把话题岔开，“莫忘了他家还有一个饕餮。”

“那倒是，”王母也忍不住叹息一声，“貔貅也就吃吃珠宝，那饕餮，可是无所不吃啊……老敖也不是全无良心……还是小四好，长得瘦小，又温顺，还胆子小，好骗——”王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但是玉帝还在笑眯眯地看着她，补充一句：“可不是，声音也洪亮，什么时候他到天上来，还可以当自鸣钟用……老八也不错了，学问好，字写得漂亮，听说没，上次下凡还考了状元回来。”

“有这事？”王母狐疑地看着玉帝，她记得她见过那小子，龙长得斯文是没话说，可是要说学问……考状元……终于脱口道：“老敖不是连个名字都取不出么，怎么教出这么有学问的孩子——对了，小三儿真叫小三了？”

“那是自然，命格星君那里都录上名字了，赖不掉了。”玉帝远远瞧了一眼风平浪静的海面，“雨又停了，这丫头从出生开始就爱哭，只怕比前面的龙子龙女都难对付得多，老敖有得伤脑筋了……闯出来的麻烦一个比一个多，生出来的孩子一个比一个二，你说，老敖这是何苦来着？”

“那是娲祖和曦神的问题吧，生了九个，就没一个像龙的，你说，当初娲祖和曦神到底是凭着什么心态创造出龙这个种族呢？”

“还能为什么，为咱们找乐子呗，没了这一大家子，这个……日子该有多无聊啊，人无聊生事，神仙无聊也会生事的嘛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王母打了个长长的呵欠，“我累了，鹊桥也快散了吧，咱们睡觉去。”

“嗯。”玉帝虚应一声，一动不动，王母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月宫皎然。

是夜，天宫风雨大作，乒乓不绝。次日上朝，玉帝双颊高肿。

三界之中最有学问的老头太白给出了最专业的解释：“宫里的葡萄架倒了。”

众神恍然。



龙女一·饕饕

h u a n b e n g l u a n t i a o l o n g s h i s a n

【一】★ 彼岸花

我觉得我挺倒霉的。

据我娘说，我出生前就挺倒霉的。那时我老爹刚定了东海龙王的储位，正躊躇满志准备大显身手，龟丞相就拔起飞毛腿跑来告诉他我娘怀孕了，于是我东海英明神武的龙太子立刻变成二十四孝老妈子，跟在我娘身前身后忙个不停，生怕一不小心就出点啥问题。

多年以后我到西海，二叔敖钦提及往事，以无限景仰的语气强调：“当时你娘忽然想要吃阎王老儿地盘上的彼岸花，你老爹就屁颠屁颠地跑了去，阎王老儿出损招，叫你爹化女装冒充孟婆在奈何桥上守了三个月，不知道折了多少修行，最后把彼岸花拿回来，你娘却大怒道：‘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吃这种古怪的东西！’一脚就把你爹好不容易求来的东西踢到人间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又一脸唏嘘：“你老爹要再晚回来半个月，东海的王位就是我的了，你说，我是不是比你老爹更加倒霉？”

我悻悻地白了他一眼：“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倒霉。”

话说当初我娘怀上我之后，胃口变得极为古怪，天上飞的除了神仙，地上走的除了恶鬼，海里游的除了我龙之一族以外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想到了，把我爹愁得那叫求天天不应，求地地不灵，好不容易我娘想吃彼岸花——比起其他古怪的食物来，好歹彼岸花出处可查，我爹自然头也不回地奔地狱而去，没想到一去就是三个月，害我娘茶饭不思，饿了足足三个月。

足足三个月啊！

可怜我，身为东海大公主，在还是一枚没成形的卵的时候就饿了足足三个月，这就是我为啥一出壳就睁大眼睛四处张望，然后一张口咬在

我爹的爪子上的原因——呃，你知道我爹为啥不喜欢我了吧？一个饿到连龙爪子都不放过的公主，我爹每每看到我，都想起自个儿鲜血淋漓的惨状，自然避之唯恐不及。

可是可是……这能怪我吗？我我我……我饿啊。

于是我在以后的一千年里变成了东海最寂寞的龙女，成日里东游西荡如孤魂野鬼，见什么吃什么，碰啥吞啥。到我那九个弟弟、两个妹子出生以后，老爹和老娘就更加懒得管我了，只吩咐东海所有活物：看见大公主，要跑得快一点，万一跑不快，就在下次投胎时候把眼睛放亮一点，珍惜生命，远离大公主。

我咬着指甲想：其实我就是饿点，没别的意思，我不饿的时候压根就不爱吃，只不过……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不饿。

其实我那九个弟弟和两个妹子毛病也并不比我少，为啥老爹老娘就是分外不喜欢我呢？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年，得出的结论是：我吃得太多啦，爹娘一定怕我把东海吃光了。

刚开始我对这个结论还半信半疑，可是老爹很快证实了我的这个推测。

老爹很少来找我，所以当龟丞相战战兢兢同我说“大……大公主，王上召见”的时候我觉得十分诧异，忍不住齙了一下牙，龟丞相“嗖”的一下把脑袋给缩了进去，我忙敲他的壳喊：“丞相，你躲啥？你还没告诉我我老爹在哪等我呢！放心，我才吃饱，现在没胃口。”

特意打了十几个饱嗝才把龟丞相给哄出来，看我的神情还是怯怯的，领路的时候跑到我前面一里多，一回头就一哆嗦——天地良心，我真的一点吃他的意思都没有，我一看他那斑驳得不像话的龟壳就没啥食欲，几万年的老货了，肉酸。

一面想，已经到了爹的寝宫凌波殿。

几百年没来，凌波殿翻新了，但还是和以前一样金碧辉煌，俗气得

一点创意都没有。照我的想法，应该用嫩嫩的小龟做地板，长长的水蛇挑横梁，再饰以味道鲜美的小鱼，啥时候想吃了，一伸手就有得吃——可惜老爹和老娘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意见，连我自己的寝宫都是贝壳和水藻做的，贝壳太硬，水藻又没什么味道，说来也是很郁闷的一件事。

老爹堆了满面笑容来见我。自我出生以来，还没有见过老爹这么高兴呢，一时受宠若惊，收了爪牙规规矩矩地向老爹请好问安。老爹伸手扶起我，当然眼风落到我的牙齿上的时候爪子还是忍不住抖了一下。

我很能够明白老爹的心情。话说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何况是被一条龙咬，问题可比被蛇咬严重个千百倍，据说当时我爹是躺在龙床上哎哟了三五个月，最后被我娘一爪子轰出去。

又扯远了，不过你得原谅我，我多少年没见过我爹了啊，一下子适应不过来也是正常的。老爹可能也想到这一点，颇为内疚地抚摩我的头发，十分慈祥地说：“孩子，这些年可苦了你啦。”

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龙公主，我自然会很体贴地摇头，说：“也没啥，咱东海地大物博，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，老爹你别心疼啦。”

话一出口我就觉得风向不对，老爹的爪子僵了一下，笑容越发和蔼可亲：“你在东海吃了这么多年，不觉得腻味么？”

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掰着指数给他听：“据我《东海海志》记载，至少还有百八十样是我没吃过的，怎么会腻呢？”

老爹嘴角笑容更深：“其实为父有一个建议……”

我睁大了无辜的眼睛看他。

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无辜了，老爹稍稍有点心虚，但还是打足了精神同我商量：“你二叔有意请你过西海小住一番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西海么？我抬头看一眼碧波荡漾的头顶：“也不是我不想去，只是老爹，我这一去，你和娘啥时候接我回来呢？”

——看清楚了吧，别把我当啥都知道的白痴公主，反正这许多

年里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，爹娘想把我踢出去的念头从来都是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所以我不问啥时候走，先问啥时候回——我可不能就这么不清楚地被老爹卖了。

老爹做沉思状，在凌波殿里转悠了几圈，最后一拍板给了我答案：“啥时候龟丞相死了，你就回东海吧。”

所谓千年王八万年龟，指的就是我家龟丞相。

龟丞相虽然法力不济，可是活得比谁都长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丞相，只怕到了我孙子的孙子的孙子死掉之后他还是丞相，但是——我瞥着瑟瑟发抖的龟丞相冷笑一声，只要我愿意，啥时候不能吃了他呀，于是大义凛然地和老爹一击爪：成交！

我在多年以后才知道，我还是上了当，因我前脚跟老爹订约，后脚老爹就问菩萨要了千年凝胶，把龟丞相定成一块大石头，很明显，无论我怎么勉强自己，石头的滋味都不是那么好。

所以说，再坏的小兔子也坏不过老兔子，再奸诈的小龙也奸诈不过老龙。

【二】★小白

回头说到西海，我得更正我爹的一个说法，不是我二叔请我去西海小住，而是上面的意思，老爹打算把我丢去西海做人质。

说起来我爹他们几兄弟都不是省心的主，为着争地盘、争王位，有时候只为争得神仙姐姐多看一眼，不知道打过多少架。一群人打架，天上的神仙还有几分体恤，一群龙打架，看热闹的可就多了，玉帝的麻烦也就大了，他忍无可忍，就借鉴了人类的法子，颁旨命四海龙王交换人质，彼此不得随意开打。

那一日老爹送我出东海，半路上忽听得哭声震天，我顿时十分感动，不想我还有这等人缘，当下就要回头说几声“多谢”、“别挂念”、“我过不得三五天就会溜回来”，却被老爹拉住：“哭声好像是西边的？”

侧耳一听，果然是西边的，东海里正歌舞升平呢。

不由有几分不高兴，我虽然是个祸害，也没祸害过你们西海吧，哭啥哭啥？

弯透了的虾将军抽泣着回答我：“我上有老、下有小、族人甚多，大公主这一来，岂不是泰半都保不住，焉得不悲？”

这家伙腰弯得像个老夫子，说话也酸得像个老夫子，我不屑地冷笑一声：“如此，换我家二妹来如何？”

虾将军露出充满希望的笑容，刚要说一个“好”字，边上闪出仪表堂堂的蟹护卫：“咳、咳，这个……还是不要吧，二公主虽然生得那个天生丽质美貌无双风华绝代……”还要啰嗦着一路念下去，我爹的脸已经挂不住了，怒吼一声：“住口！”

蟹护卫果然很听话地住了口。

各位看官也多少明白了一点我家老二的本质——没错，我家老二别の本事没有，对自己那一张脸那叫信心十足，成天逮着谁谁就得夸她，还得夸得别致，与众不同，次次不带重样，否则么——老二是火龙，西海能有多少水，惹得起我家老二？

“那么，三公主呢？”到底是乌贼，说话比其他家伙老成多啦，开口就说到了点子上。我笑得嘴都歪了，扭头就要回东海，老头子也笑了，只有二叔脸抽了筋，一把拉住我：“丫头别走啊，二叔可不欢迎别个。”

那是自然。我家三儿赌遍四海无敌手，二叔还有好几座宫殿花园在三儿名下记着呢，他敢请我家三儿过来么？

于是乎，我就这么留在西海了。

做人质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，虽然不比做公主更无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西海的物产比我东海要萧条得多，而且西海各大水族也久仰我的名声，一见我就躲得远远的。

虽然我法力不错，但是在西海到底有不适应，所以有时候我会饿着肚子在西海新建的公主府花园里长吁短叹，新开的海花不能吃，海藻幸灾乐祸地缠着我的小臂——一点儿营养都没有的家伙，我把它从胸前赶开，那碧翠的枝叶又扫过我的脸，把我的眼睛蒙住啦，我登时大怒，“呼”的一爪拍出去，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就在耳边。

——谁这么大胆子敢靠我这么近？

我心生疑窦，一把把海藻扯下来。睁眼看去，站在我面前的是个高大的年轻男子，白衣，衣上饰华贵，长得还挺好看。我估摸着，能变成这样好看的人形，应该不是虾兵蟹将或者龟老头，应该是一条龙，而且修为应该比我还高才对，为啥我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

他笑而拱手，道：“见过大公主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我警惕地看着他，而肚子又很不争气地尖叫了一声，催促我继续觅食。

“我是——”

“有啥吃的没？”我打断他，眼巴巴地问。

他一愣，继而放声大笑，笑得公主府都抖了好几抖。我不知道这有啥好笑的，龙饿了难道不要吃东西？

正寻思，转眼看见墙角一头鲸哆哆嗦嗦探了半个头，顿时喜笑颜开，嗖地一声冲了过去……酒足饭饱回来，看见花园里还待着一个人，我小小吃了一惊，伸爪子在他面前一晃：“呆子？”

呆子眼珠一转，换了十分哀怨的表情：“你怎么不等我回答就跑了呢？”

“回答？”我一愣，“我问过你什么吗？”

“你问我是谁。”

“那你谁呀？”我再一次上下打量，这样好的一副皮囊，吃了也怪可惜的，可不能怪我，他自己巴巴凑上来的。

呆子长叹一声：“我就知道，你一早就把我忘了。”话音才落，这厮忽然就不见了，身手之快，便是我，也瞠目结舌，自忖不如。正浮想联翩的时候，忽听得一声大叫：“公主救我！”

我左看没人，右看没人，最后发现叫声是从底下传来的，珊瑚地面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破了个大黑窟窿，一眼过去看不到底——是个新生的海洞——真奇怪，他怎么就掉到地底下去了呢，而且以他的修为，难道会掉下去上不来？

阴谋！一定有阴谋，我扯着头发下了结论。

底下又传来一声哭嚎：“我怕黑啊！”

虽然我一直都是条严肃有余、活泼不足的小龙，但是这一刻，也忍不住放声大笑——我知道他是谁了。

我扯了水藻，在一头系上夜明珠，放到海洞里去，海洞里顿时亮了好些，那头一阵手忙脚乱，好不容易爬了上来，仍然衣物如新，纤尘不染——和我家二丫头很有一拼的功力啊。我感叹一声，问：“小白，你啥时候成的人形，怎么没消息给我？”

照规矩，四海龙族修成人形，就算是成年了，都会邀关系好的水族一起庆祝一番。

我在东海是个爹不喜娘不爱的家伙，成人的时候想不起可以请谁，于是跑得远远的，远到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鬼地方，那个地方十分古怪，特别特别的冷，特别特别的荒凉，什么活物也没有，我倒觉得甚好，没有活物，就不会有人看到我难过，也就没有人会看到我哭。

我一哭，天上就有雷鸣阵阵，天黑如墨，闪电如霹雳，继而大雨倾盆，淹得满天满地都是，我正哭得痛快，忽然听得脚下极细小的一个声